

二婶的黏饽饽

孙元发

北运河两岸多盐碱地,这种地适合种高粱。

故乡村北那边都是盐碱地,上面每年都种高粱,有喂猪的多穗高粱,有蒸米饭的大高粱,还有蒸黏饽饽的糯高粱,这些都是红高粱,成熟时节,红彤彤的高粱穗儿映得村北那片天都是红的。

包产到户后,家家都有余粮,到了腊月二十八,北运河两岸的人家开始做过年吃的面食了——馒头、豆沙包、糖三角、两合面的发糕……蒸熟放凉后的面食都整齐地码进筐箩或面缸,放在不烧火炕的屋子里,能吃到正月十五。

每年蒸黏饽饽的人家在

村里凤毛麟角,因为食材很难凑齐。黏饽饽是故乡过年时才蒸的面食,叫做饽饽,实际是年糕。食材由糯高粱面、黄黍米面、红小豆、花豇豆、红枣构成。进蒸锅前,要把食材处理一下,红枣洗净,用开水泡开;红小豆和花豇豆也用开水分别泡开了;糯高粱面和黄黍米面各用一个盆,分别用凉水拌成絮状,保持半干半湿,用手将其搓拌得干湿均匀。

蒸锅开锅后改小火,铺好屉布,开始往上撒食材,第一层撒红小豆,第二层撒黄黍米面,第三层撒花豇豆,第四层撒红枣,第五层撒糯高粱面,这时,要用筷

子从上往下均匀地扎一些孔,一扎到底,最后盖上锅盖大火蒸半小时即成。出锅时,用蘸了凉水的刀把黏饽饽划成巴掌大的方块,整个放到冰凉处冻上。

黏饽饽有多种吃法。胃口好的孩子们直接吃凉的,豆也用开水泡开了;糯高粱面带着冰碴儿,咬一口,透心儿凉,吃着过瘾。一般人家是蒸一下吃,再次蒸过的黏饽饽更加密实滋润,赤红色、金黄色、花白色、粉红色、枣红色一层层色彩鲜明,十几厘米厚的黏饽饽放在菜浅子里,看着就想吃。生活条件好的人家,会把黏饽饽切成薄片,用油煎了,蘸白糖吃。那味道,香甜软糯,是黏饽饽吃法中的“奢侈版”。吃黏饽饽时,大人总是叮嘱孩子:黏东西少吃,窝心里不好消化。

父亲过日子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他舍不得买家里没有的黄黍米面、花豇豆和红枣,所以记忆中我家从没蒸过黏饽饽。

房后的叔伯二婶家有枣树,她每年春节前都蒸黏饽饽。正月里去她家串门,赶上吃饭,一定让我吃一块尝新鲜。二婶能说会道,做事极有主见,是村里的场面人,她总夸我将来肯定有出息,她还说好东西就得得有出息的人吃。

最后一次吃二婶家的黏饽饽是我大学毕业前一年的寒假。她特意让二儿子喊我去她家吃,她说我毕业后就得四处找工作,天南海北去挣钱奔命讨生活,就没机会吃她蒸的黏饽饽了。

工作后,忙于在社会上瞎闯乱撞,回故乡的时间屈指可数,后来,二婶家也搬到了县城。还真被二婶说中了,自大学毕业前吃过二婶家的黏饽饽之后,我到现在都没吃过她家的黏饽饽了。别说二婶家的,就是老家的黏饽饽,我吃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了。

一年四季,春日可听,有春雷滚滚,百鸟争鸣;夏日可听,有雨打芭蕉,蝉噪高树;秋日可听,有秋虫呢喃,八月大潮。唯独冬天,无非是狂风怒号,冻兽哀嚎,既凄冷又无趣。冬天有什么可听呢?

其实,倘若我们静静体味,冬的声音也同样是丰富多彩。

听冬,能听到谢道韞的“咏絮妙喻”。冬天滴水成冰,不宜出门,却适合一家老小欢聚一堂。就说东晋谢安一家吧,适逢大雪纷飞,谢安指着洋洋洒洒的雪问孩子们:“白雪纷纷何所似?”侄儿谢朗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侄女谢道韞答道:“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大加赞赏,留下了津津乐道的典故“咏絮之才”。

听冬,能听到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一个彤云密布的冬夜,白居易热情邀请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两人相距不远,说来就来。围着红泥火炉,二人开怀畅饮,谈笑风生。雪愈大,天益晚,他们又乘兴下起围棋,刘十九就在这里留宿。晨起,白居易诗兴大发,顺手写下《刘十九同宿》:“唯共嵩阳刘处士,围棋赌酒到天明。”

听冬,能听到李愬雪夜入蔡州。唐朝大将李愬利用大雪作掩护,出奇兵长途奔袭,一举攻克了被叛军占据30年的蔡州城,活捉叛军首领吴元济,一战成名。其时,战马嘶鸣声,将士厮杀声,战鼓齐鸣声,兵刃撞击声,风雪肆虐声,汇成冬日一曲豪壮宏伟的交响乐。

听冬,能听到赵匡胤的“雪夜定策”。雪夜,赵匡胤悄悄来到宰相赵普家,赵妻燃炭烧肉置酒以进。赵普问:“夜深天雪,陛下为何事来?”赵匡胤回:“一榻之外,均是别人天下,我难以入眠,特来与你商议对策。”二人边饮边谈,讨论切磋,忽而蹙眉,忽而大笑,不觉已是东方既白。最终定下“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君臣在谈笑风生中,为北宋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听冬,能听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好汉林冲受高俅及帮凶陷害,被发配沧州看守草料场。是夜,雪飘如絮,漫天飞舞,把他住的草厅压塌,只得暂栖山神庙。不意,听到陆谦、富安害他的阴谋,怒从心起,拔刀杀了这两个奸佞,放火烧了草料场。斯时,风声、雪声、火声、刀声、贼人呼叫声、快意恩仇声,声声入耳,不愧为水浒第一快事,“当浮一大白”。

听冬,能听到王永彬的《围炉夜话》。清代文学品评家王永彬自序说,寒冬腊月,与家人围炉取暖,烧几块红薯解馋,顺便扯些古今闲话,“语无伦次且意浅辞贫,多非信心之论,特以课家人消永夜耳,不足为外人道也。”王君此书,虽大多只是短句连缀,却不乏睿智豁达之语,是冬日夜读的一本佳作。

听冬,听到了金戈铁马、军国大计,也听到了闲言碎语、家长里短;听到了三分诗情、两分醉意,也听到了三分豪气、两分雅致,想想就叫人心旌摇曳,情不可抑。

听冬
陈鲁民

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凡手写稿件,恕不能退稿,烦请作者自留底稿。稿件一个月内未

见报或未接反馈,作者可另行处理。感谢支持,欢迎投稿。投稿邮箱:jwbfbk@163.com

小时候,冰尜是农村孩子屈指可数的玩具之一。冰尜也叫“陀螺”,打冰尜是一种用鞭子在冰上抽打陀螺的游戏。我最早见到的冰尜,是木头制成的,它上顶是平面,下端是尖形,大头小尾。

玩时要用双手转动冰尜,待它落地后顺着惯性旋转,再用鞭绳猛劲儿抽打冰尜体。待冰尜急速旋转保持稳定后,便开始有间隔地抽打。鞭绳抽打的位置要适中,才能使其在冰面上保持平稳旋转的速度;冰尜旋转一会儿后,转速会自然慢下来,这时再用鞭子抽打几下,冰尜又会恢复原速。这是我小时候打冰尜总结的经验。

后来我进城居住,偶有闲暇逛公园,常看到一种白钢皮包的冰尜。儿时的木冰尜和现在的钢冰尜,虽然都是玩具,但玩的环境已今非昔比。首先地点变了,前者是在乡村的大坑冰面上,后者是在公园或小区道旁;

其次时间变了,前者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后者是在2020年前后;最后玩耍的人群变了,前者是屯子里的孩子们,后者是城里的退休老人,他们把冰尜放在铁盘里抽打,成为公园里的一道健身风景。不管是木冰尜还是白钢冰尜,都在飞速旋转着童年的快乐时光和老年的幸福生活。

小小冰尜虽是普通玩具,可一旦融入民间生活,就能滋生乡土文化。小时候,我们口头常哼着一首儿歌:“小尜小尜,上平下尖;尖钻地,面朝天;转圈转,肚子圆;冰和雪,都喜欢。”

冰尜旋转,年轮增龄。人生也像一枚冰尜,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在不知疲倦地向前旋转。从童年的天真幼稚到老年的满头飞雪,纵观“冰尜旋转”的岁月,那头的时光正在缩短距离,这端的年轮也正在增长圆圈,我们何不旋转好“夕阳唱晚”这枚冰尜呢。

河堤夏夜

杨伯良

我小的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到了夏天,小孩子们就玩扯轱辘圈、逮鱼、捉迷藏,大人们则聚在一起,拿个小矮凳或从离大堤近的人家扯一张席子铺在运河大堤上,边摇着蒲扇,为更小的孩子驱赶蚊虫,边说家常。如果晚上天热,临回家前人们还要到运河里洗个澡,然后回家睡觉。那时候的河堤夏夜很热

闹,几乎每个夜晚都可以欣赏一场纯洁而又神圣的音乐会。音乐会的主角就是各种各样的鸟鸣虫叫和此起彼伏的家禽家畜的叫声。这叫声经常是不约而同地开始,并融合在一起。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就习以为常地倾听着,评论着村里的鸡鸣狗叫、坑塘的蛙声、树林里的鸟鸣……唱得最欢的是那些不知疲倦的知了,知了在夜里的鸣叫与烈日下的鸣叫不同,烈日下是忍受着骄阳炙烤发出的呼喊,让人觉得烦躁;而夜晚的知了则是优雅的歌鸣家,深情地演奏一首动人的小夜曲,空旷而纯净。草丛里不

甘寂寞的蛐蛐,也伴着月光,赶紧一声慢一声地叫起来,那真是纯天然的天籁之音。那时每个村里都有坑塘,坑塘里都有很多的青蛙。到了夜晚,只要有一只青蛙发出一声“呱呱”的叫声,就会引起一片“呱呱、呱呱、呱呱”的鸣叫,战势宏大,让人心胸震荡。

那时候,人们都在运河大堤上乘凉。有读过书的老人就给大家讲一个久远的故事,说嫦娥,讲包公,夸三国,还有十三妹、薛仁贵、姜子牙等亦真亦幻的人物故事和扣人心弦的情节。进过书场的人,还会给人们讲《岳飞

儿子从小怕黑,五岁时还不能独自一人睡,就连半夜去洗手间也需要大人陪同。久而久之,他的性格变得柔弱,凡事总喜欢依赖别人。我父亲得知后,便提议暑假将他送回乡下,试图换个环境历练一下他。

刚开始时,儿子寸步不离地跟在爷爷奶奶后面。一天早晨,父亲领着他到村头大树下乘凉,儿子发现树根处长着几株牵牛花。花朵开在几条柔软的蔓藤上,蔓藤萎靡不振地顺着树根缠绕,显得慵懒无力。儿子在城里没见过这种花,他像看见宝贝一样惊奇地欣赏着,每天都缠着爷爷带他来看花。

二十多天后,爷孙俩再一次来看花时,发现一队伐木工人正在锯大树,大树轰然倒地后被拖上卡车拉走了。儿子目睹了这一切,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他指着那些在风中发抖的牵牛花说:“它们没有依靠了,会枯萎的。”父亲笑着给他擦泪,告诉他:“这可

不一定,没有大树的牵牛花,照样会活得很好。”“我不信。”“那咱们过两天再来看,你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

几天后,父亲带着儿子再一次来到村头,儿子惊讶地发现,在锯断的树根处居然长满了牵牛花,它们多到甚至把残树的横截面都遮盖住了。那花冠开得比原先更大更美丽,就连蔓藤都比以前长得更粗壮有力了。儿子显然被惊艳到了,他转头问道:“爷爷,这些花为什么离开了大树反而长得更好了?”

父亲笑道:“牵牛花有大树庇护看似安逸舒适,实际上并不是好事。它们接收不到阳光的照射,感受不到劲风的吹拂,吸收不到全方位的滋养,那它们永远不会长大,永远只会依附在树根底下。就像老鹰一样,不练习自己飞,总是依赖父母,那它和鸡鸭又有何区别呢?”儿子仿佛听懂了,他点点头,眼睛一直望着牵牛花发呆。

暑假后回到家,我居然发现他再也不怕黑了。

牵牛花

李永斌



老树画画
白云

兄弟移居深山,远离器器人群。他说如今挺好,往来全是白云。

星期文库

运河忆旧之四